



硕谟堂前的旗杆

老家斜对面有座老房子，是我们角落一个房头的祖厝。说是祖厝，又与一般闽南民居并无二致，甚至略显寒惨。两层的木头房子，五开间，左右护厝、护楼，规制简约，与印象中闽南祖厝大相径庭，传统闽南祖厝的标识红砖、燕尾脊、琉璃瓦等一样也没有。

其实，很多人还是记住了这座老房子。当年，西进上涌的公路绕过它的屋后门前，且位置特殊——石磨



挑着功名的旗杆

◎ 车走之

提示语：硕谟堂，位于国宝乡格头村石磨岭角落，门前有一木头老旗杆。或许这还是德化仅存的旧时悬挂功名的旗杆。一个山沟沟的地方，这根旗杆事关谁的功名？它的背后又有什么的故事？

岭，顾名思义，众多弯道像石磨一般绕圈圈的地方。更重要的，很多人到这边常被老房子前的一根老木头给吸引了。那里有一根老旗杆，黑黢黢的，高达数丈，直冲云霄。或许，这还是德化境内仅存的历经百年且保存完整的旗杆。

好些人围着旗杆感叹，这老房子一定出过啥人物！能有什么人物？当时的我，很是茫然。

小的时候，除了过年月半老房子是热闹的，一群子孙在边祭祀，纸灰飞扬，炮着喧天。多数时间是这座老房子不温不火的。那里住着一家子，他家本在外面有一老房子，说是风水不好就返回寄在祖厝里了。当家的是一个驼背的老人，妻子是哑巴，一子三女。有时去他家与他的儿子玩，偶尔忘了饭点，哑巴便招呼着吃饭，小孩不懂事，现在想来真不该蹭他家的口粮。出日厝，雨来田，一旦下雨，灶口一带无处下脚。

他家真挺难的。驼背老人，单字高，辈分也高，行动多有不便，常在大厅边的青石舂臼上，整日枯坐。有人戏谑称他为“县官”，闽南语里“高”与“县”谐音。

这样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村里很多人传言，因为这老房子出过“县官”，为了光耀门楣、激励后进立起的旗杆，不是什么人家想树旗就能树旗的。那旗杆上曾经挑着功名。

这破房子曾住过一县之长？这山旮旯还有人当过一县之长？夸大祖先功德无疑是自证血统优越的不二法门，很多人都乐此不疲。我没办法说服自己。

稍年长后，我姐嫁到他们那房。记得，有次与我姐夫喝酒，他聊起他们祖上的一些旧事，说他太爷爷很是威严，小孩从他家门前的小路经过都不敢大声说话。早些年，他那位会看点风水的姐夫曾到老房子去翻翻找找，捡到一些破书和瓶瓶罐罐。当时，那些东西也就一些破烂，就全让他带走了，也不知已流落何方？现在，他祖上留

下一个铜香炉，绝无仅有的，有几斤重，底盖着“大明宣德年制”的印章。前些年，估了钱归到他侄儿手里。又听说，看着香炉太脏，他们用砂纸打磨得锃锃亮亮的。哎，古董成新董！我姐夫叫不出他太爷爷的名字，因为他父亲是过继给他爷爷的，加之他本人又是小老么，自然就没见过。至于他太爷爷是谁、干什么的、有什么功绩？我姐夫那更是一问三不知。细想一下，其实这也正常。除了祖上是名人，又有几人知道祖上三代的名和姓。这是一个数典忘宗的时代。

不对啊，他太爷爷距今百来年，如果真当过县令应有更多故事传下来？或另有其人？

现在公路改道了，那根旗杆树立于村道边，一言不发，渐渐被人冷落了。前些年，村里换电线杆，木头改水泥。木头还是有点用处的，有位村妇以为它就是一废弃的木头电线杆，生生地对着那旗杆一顿乱挖，锄头挥得杭育叫，差点被她放倒扛回家当柴火。幸好有人制止住。



灼灼其华 吴有森 摄

诗长句短

郑智得诗三首

桃花事

春天多情，解剖一段殷红往事
桃花悬挂枝头，别于发梢
在绿叶间摇曳花枝
浮现一张姣好的脸

一棵桃树，站着
像一个命犯桃花的人
在每一个晨曦醒来，收藏鸟鸣与露水

风轻轻吹，掉落的花瓣
终将随流水而去
而那些青涩，在时光里注解
有日益膨胀的欲望

毛绒，汁多，青中泛红
洗净，轻轻咬上一口
清甜中发出脆响
恍惚当年被我踩断的桃枝
又一次跌落在风声里

琴台

是榆木，还是红木。我们姑且不谈
晚风从窗前吹过
细数经年的纹路
爱抚木头巨大的蜕变

删去繁杂，沉淀下岁月光泽
琴台落满经络和花纹，有一段香
在黄昏下苏醒
在如水的月光下流转

忽忆起伯牙台
忆起月潮东畔的潺潺流水
你昼夜不息地训练
搅动湖底

那拨动的七弦琴，忽高忽低
或悲或喜
这起伏不定的尘世，需暗藏
多少绝唱，生命才能不同凡响

触碰

山峰拔尖，去触碰天空
我站在巅峰，像一棵苍松
撑起一把绿伞
收集阳光雨露，收集鸟鸣雨滴

我耕耘的土地，绽开千万朵花
触碰白云的心事和想象
一些童话故事在山间流传

我放下身段，不再眼高手低
那些可以触碰到的东西
更加接近真实
比如花朵，草木，虫鱼

松树托起手掌，更富禅意
在诗歌的国度里
我更愿意去触碰一个黎明
双手合十，等待一个松子落地

人过不惑之年，心中有感，而且每回一趟老家，它在我眼皮底下晃，着实难受。

或许，族谱是宗族历史的第一手材料，无疑也是打开乡村历史的一把原配钥匙。从我姐夫的家史往前追溯，翻遍《甲头连氏族谱》（民国），查阅到一些颇有价值的信息：

十七世，自藩，讳屏藩，号翰恒，乳名玉镇。生成丰六年，卒民国六年。国鼎公次子，王宗师取进文洋，附贡生加捐训导，兼法政自治员。附小传一则：“孟子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厌倦仁也。公生平藏修惕厉，课授殷勤，诚可谓仁且智矣。晚岁须髯皓白，相貌魁梧，忽与曾拔贡杨辉同负组织县宗圣会，抵县，其时群贤毕集，人得瞻其丰采，争美为人中骥骥，遂被选为副主任，后复被选为上林乡议事会议员云。”

十六世，国鼎，讳达尊，号志登，乳名荣三，立诗公长子。举报乡宾筵，与三弟国同全建瑞安堂。生清道光五年，卒光绪七年。小传称：“公自少朴实，经营助理家务，有守创兼能

之概迹，其生平爱亲敬长，重傅尊师，置书籍以课儿曹，壮治谋以遗后嗣。后次子游庠膺虎观之选者，皆公之方是训有以致之也。乡之绅长，举为耆宾，洵不诬矣。”

十五世，立诗，讳华堂，号礼堂，乳名士章，道谨公长子。例贡生，候选县丞，鼎建隆兴堂。生清嘉庆六年，卒清咸丰十年。“我祖为人秉性纯朴，处世谦和，克俭克勤，务恢宏。夫先业课耕课读，足垂裕于后昆。其事我曾祖维度公及曾祖妣曾氏，色笑无违，孝养备至，俨然有老莱子之休风焉。晚年名著，成均里人共相庆曰：名标纸上遵新例，望中乡中守古风。即此一联足以盖公生平矣。孙屏藩敢不忘之以以为子孙法哉。”传文为其孙连屏藩所撰。

十四世，道谨，讳维度，乳名忠缙。晓贵公四子，举报乡宾筵，与胞兄道舒全建硕宽堂。

十三世，晓贵公，讳光曙，盘凯公长子，建硕谟堂，生雍正七年，卒乾隆五十八年。

在族谱里，多数的人只记录名

号、传承、生卒、坟茔、配偶、子嗣信息，但凡能多写一句的在世时都是族里的牛人。梳理以上文字，我们可以解读出一些有意思的信息。

那老房子叫硕谟堂，为连氏十三世光曙于乾隆时期构建，距今已近300年。有些人称它为实模堂或石磨堂，实属谬误。当然，这个堂名的由来是否与所在的地名有关，有待考证。在族谱里，石磨岭最早称石部岭，旧时有一条石台阶砌成的古道从青徐格直贯山脚万顺桥。此地被称为石磨岭，应该是民国22年开通城关至赤水的省道之后。本地流传着一个传说，当时茅公路德化段修到硕谟堂附近时，工人来到硕谟堂讨水喝，不承想主人并没有烧水，而是指着门口的水池让他们喝凉水去；那些工人不干了，就改变规划，让省道像石磨一般从屋后堂前绕来转去。当然，这只是传说。而被误称为实模堂，多半是因为谐音而不再考证而犯的错。

到底因什么事树了旗杆？记录的是谁的功名？从谱系看，几百年

来，偌大硕谟堂一门要被寥寥多记几笔的也就这么寥寥几位。树旗杆更是难上加难。明王世贞《觚不觚录》：“诸生中乡荐与举子中会试者，郡县则必速捷报，以红绦为旗金书，立竿以扬之，若状元及第，则以黄红丝金书状元立竿以扬之。”到了清朝中后期，除进士外，考上举人、贡生等有功名的人，也可竖立旗杆。硕谟堂建构之后，已是清朝中后期，有功名的只有十五世的连华堂与十七世连屏藩，一为例贡生、候选县丞，一为附贡生、加捐训导。如果加上本地传说“当过县官”，较大可能旗杆是为连华堂考取例贡生而立的。虽说他只是候选县丞，最终也没到县里上过一天班。当然，我姐夫的太爷爷连屏藩要树旗杆也未尝不可，但他仅是捐了个训导，当个授课老师的命，怕是有点不宜。

当然，我心中也有疑问。一般古代的旗杆底部有旗夹石，且还要加垫础石。这些都有固定的规制。为什么硕谟堂就没有呢？是民国时修路时还是什么时候被掩埋在地底下了？我不得而知。

那根旗杆是幸运的，历经时代变迁，尤其是“文革”浩劫，它还原汁原味地挺立在那里。

听说，硕谟堂要翻建了，不想一直寒惨下去。德化近几年遍地是焕然一新的祖厝祠堂，盛世建房，包括祖上的房产，闽南人历来热衷于此。好事，与古代树旗杆相同，同为光耀门楣、激励后进。走进不少簇新的祖厝祠堂，金碧辉煌之下，红砖白墙，不着一墨，难免有些许遗憾。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去哪里”，人生三问的部分参考答案就存贮在祖先的序列里。因此，在一个快要数典忘祖的年代，讲好一根旗杆或一个厝堂的故事，就很有趣，也很有意义了。



硕谟堂



小荷初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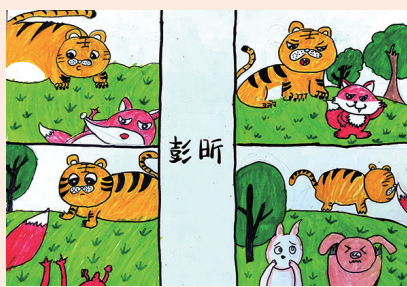
自画像
德化实验小学 林熙
指导教师 张桂农



七彩雪糕
德化县第二实验小学 郑新晴
指导教师 叶一敏



烤鱼
德化县第二实验小学 张可莱
指导教师 苏桂玲



狐假虎威
德化实验小学 颜彭昕
指导教师 张琼花



启航
德化县特殊教育学校 徐灵花
指导教师 郑霜丽



乡
德化县第二实验小学 王彦树
指导教师 郑秀尘